

非常经典

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，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，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，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，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。

蝴蝶梦

(上)



[英国] 达夫妮·杜穆里埃

CLASSIC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非常经典

蝴蝶梦(上)

(英国)达夫妮·杜穆里埃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非常经典/张兴主编. —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373-1405-5

I. 非... II. 张... III. 文学—作品—世界—青少年读物 IV. 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1920 号

非常经典

蝴蝶梦(上)

(英国)达夫妮·杜穆里埃 著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:830001)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32 开

印张:2000 字数:20000 千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

ISBN 7-5373-1405-5 总定价:51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铭刻岁月的灿烂，绽放思想的力量。采撷智慧的点滴，汇聚灵感的微妙。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，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。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，追寻先贤的足迹，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。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，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，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、唯美、神奇和信念。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，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。

在这套《非常经典》丛书中，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。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、托马斯·哈代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雨果、儒勒·凡尔纳、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海明威、泰戈尔、卡夫卡等等。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、社会风貌、宇宙神秘，一一展现。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、事、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，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，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。对于人本身而言，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，历史记载着，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，历史继续着。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，更重要

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。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,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,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。

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,不足之处,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。

编 者

作者简介



达夫妮·杜穆里埃 (Daphne du Maurier 1907—1990), 英国女作家。生前曾是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, 写过十七部长篇小说以及几十种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, 一九六

九年被授予大英帝国贵妇勋章。她厌恶城市生活,长期住在英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康沃尔郡,她的不少作品即以此都的社会习俗与风土人情为主题或背景,故有"康沃尔小说"之称。

达夫妮·杜穆里埃受十九世纪以神秘、恐怖等为主要特点的哥特派小说影响较深,同时亦曾研究并刻仿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创作手法,因此,"康沃尔小说"大多情节比较曲折,人物(特别是女主人公)刻画比较细腻,在渲染神秘气氛的同时,夹杂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感伤主义。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7
第三章	18
第四章	33
第五章	56
第六章	73
第七章.....	101
第八章.....	129
第九章.....	144
第十章.....	173
第十一章.....	196
第十二章.....	222

第十三章.....	246
第十四章.....	270
第十五章.....	285



第一章

昨晚，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曼陀丽庄园。恍惚中，我站在那扇通往车道的大铁门前，好一会儿被挡在门外进不去。铁门上挂着把大锁，还系了根铁链。我在梦里大声叫唤看门人，却没人答应。于是我就凑近身子，隔着门上生锈的铁条朝里张望，这才明白曼陀丽已是座阒寂无人的空宅。

烟囱不再飘起袅袅青烟。一扇扇小花格窗凄凉地洞开着。这时，我突然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，不知从哪儿获得了超自然的神力，幽灵般飘过面前的障碍物。车道在我眼前伸展开去，蜿蜒曲折，依稀如旧。但是待我向前走去，就觉察到车道已起了变化：它显得又狭窄又荒僻，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模样。我一时感到迷惑不解，但当我低下头去避开一根低垂摇曳的树枝时，才发现了变化的来由。原来自自然界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，渐渐把她细长的手指顽强而偷偷摸摸地伸到车道上来了。即使在过去，树林对车道来说，



也始终是个威胁，如今则终于赢得胜利，势不可挡地向着车道两侧边沿逼近。桦树伸开赤裸的白色肢体，互相紧紧偎依，枝条交叉错杂，形成奇特的拥抱，在我头顶构成一个形似教堂拱道的穹隆。这里还长有许多别的树木，有些我叫不出名字，还有些低矮的橡树和翘曲的榆树，都同桦树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。橡树、榆树，还有巨怪似的灌木丛以及其他一些草木，就这么纷列在这块静谧的土地上，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象。

车道已变成一条细带，与过去比，简直成了一根线！路面的沙砾层已不知去向，只见密密的一片杂草和青苔。树枝倒垂下来，阻挡着我的去路，节瘤毕露的根部活像骷髅的魔爪。在这片荒凉芜秽的林莽中间，时而也还能认出一些灌木丛，那是当年我们居住时的标志，是人工栽培和雅趣的产物。如紫阳，它的花穗曾经颇负盛名，但如今因为无人修剪照顾，也成了野生植物，枝干高得出奇，却开不出一朵花来，又黑又丑，与左右那些无名的草木没有什么两样。

忽而东，忽而西，这条可怜的细线歪歪扭扭地向前伸展。（而它一度就是我们的车道啊！）有时我以为它到头了，不料它又从一棵倒在地上的死树底下钻出，或是在一道由冬日绵雨积成的泥泞小沟的那头挣扎着露出头来。我从未觉得道儿竟这么长，那距离想必是不断成倍延伸，就像树木

成倍往高处长去一样。车道似乎根本不通向宅子，而是引入一片迷津，通向一片混沌杂乱的荒野。突然间，我一眼看到了那宅子，宅前的通道被一大簇乱生乱长的异样灌木覆盖了。我伫立着，心儿在胸中怦怦剧跳；眼眶里泪花滚动，带来一阵异样的痛楚。

这就是曼陀丽！我们的曼陀丽故居！还是和过去一样的隐僻、静谧。灰色的砖石在梦境的月光里显得白惨惨的，嵌有竖框的窗子映着绿草坪和屋前平台。时光的流逝，丝毫无损于围墙的完美对称，也无损于宅基本身，整个宅子宛如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。

平台斜连草地，草地一直伸向大海。一转身，我看见那一泓银色的海水，犹如风平浪静时明镜般的湖面，静静地任月光爱抚。没有波浪会使这梦之水粼粼荡漾，也不见云块被西风吹来，遮掩这清朗惨白的夜空。

我又转身面向屋子。尽管它屹然挺立，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态，仿佛我们昨天刚刚离开，谁也没敢来碰它一下，但我发现庭园也和林子一样，服从了丛林法则。石南竟高达一百五十码，它们与羊齿绞曲缠绕在一起，还和一大簇无名的灌木胡乱交配。这些杂种灌木，紧紧地依傍着石南的根部，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出身的卑贱。一棵紫丁香与铜桦长到一块儿去了，而那永远与优雅为敌的常青藤，还恶毒



地伸出弯曲的蔓须，把这对伙伴更紧地卷绕起来，使它们沦为俘虏。在这无人照管的弃园里，常青藤占着最突出的地位，一股股、一绞绞的长藤爬过草地，眼看就要侵入屋子。此外还有一种原来生长在林中的杂交植物，它的种子很久前散落在树底下，接着也就被人遗忘了，如今它却和常青藤齐头并进，像大黄草似的，把自己丑陋的身子挺向曾经盛开过水仙花的柔软的草地。

到处可以看到荨麻，它们可以算是入侵大军的先头部队。它们盖满平台，乱七八糟地拥塞着走道，还把它粗俗细长的身子斜靠在屋子的窗棂上。它们是些很差劲的步哨，因为在好些地方，它们的队伍被大黄草突破，就耷拉脑袋，没精打采地伸着躯干，成了野兔出没的处所。我离开车道，走向平台。荨麻拦不住我，任何东西都拦不住我，因为梦中人走路是有法术的。

月光能给人造成奇异的幻觉，即使对梦中人也不例外。我肃然站在宅子前，竟断定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躯壳，而像过去那样是有生命的、在呼吸着的活物。

窗户里透出灯光，窗帷在夜风中微微拂动。藏书室里，门半开着，那是我们出去时忘了随手带上。我的手绢还留在桌子上，在一瓶秋玫瑰的旁边。

藏书室里处处留着 we 尚未离去的印记：一小堆标有

“待归还”记号的图书馆藏书；随手丢在一边的《泰晤士报》；
烟灰缸里的一段烟蒂；歪歪斜斜倒在椅子上的枕垫，上边还
印着我俩并头倚靠的痕迹；壁炉里炭火的余烬还在晨曦中
吐着缕缕青烟，而杰斯珀，爱犬杰斯珀，就躺在地板上，眼睛
充满着灵性，肥大的颈部下垂着，尾巴啪嗒啪嗒摇个不停，
那是因为它听见了主人的脚步声。

我一直没注意到，一朵乌云已经遮没了月亮。乌云有
好一阵子徘徊不去，就像一只黑手遮住了脸庞。顿时，幻觉
消失了，窗户的灯光也一齐熄灭。我面前的屋子终于又成了
荒凉的空壳，没有灵魂，也无人进出。在那虎视眈眈的大
墙边，再也听不到往事的细声碎语。

曼陀丽是座坟墓，我们的恐惧和苦难都深埋在它的废
墟之中。这一切再也不能死而复苏。我醒着的时候想到曼
陀丽庄园，从不觉得难过。要是我曾在那儿无忧无虑地生
活，说不定我还会就事论事地回想起那儿美好的一切：夏日
的玫瑰园，拂晓时分的鸟语，栗子树下的午茶，还有草地那
边传来的阵阵涛声。

我还会想到盛开的紫丁香，惦念起“幸福谷”。这一切
都是永恒的，不可能像烟云般消散。这些回忆按理是不会
惹人伤感的。月亮仍被乌云遮盖着。我虽在梦境之中，却
清醒地想到了上面这一切，因为像所有梦中人一样，我知道



自己是在做梦。事实上，我是躺在数百英里外的异国土地上，过不了几秒钟就要醒过来，发现自己睡在旅馆空荡荡的小房间里，没有任何特别的气氛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才令人感到舒坦释然。我会叹一口气，伸个懒腰，转过身子，睁开眼睛，迷惘地看看那耀眼的阳光和冷漠洁净的天空，这与梦中优柔的月光是多么不同！白昼横在我俩前头，无疑既漫长又单调，同时却充满某种珍贵的平静感。这是我俩以前不曾体会过的。不，我们不会谈起曼陀丽，我可不愿讲述我的梦境，因为曼陀丽不再为我们所有，曼陀丽不复存在了。

第二章

蝴蝶梦（上）

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。过去的岁月仍近在咫尺。我们力图忘却并永远置诸脑后的种种往事，说不定又会重新唤起我们的回忆。还有那种恐惧，那种诡秘的不宁之感——感谢上帝慈悲，现在总算平息了——过去曾一度演变成不可理喻的盲目惊惶，说不定也还会以某种无法预见的形式卷土重来，就像过去那样和我们形影相随，朝夕共处。

他的忍耐功夫着实惊人。他从不怨天尤人，即使在回忆起往事的时候也决不愤愤然……而我相信他常常想起过去，尽管他不愿让我知道。

他怎能瞒过我的眼睛？有时，他显出茫然若有所失的样子，可爱的脸上，所有的表情消失得一千二净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一下子全抹掉了似的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面具，一件雕塑品，冷冰冰，一本正经，纵然不失英俊，却毫无生



气；有时，他会猛抽香烟，一支接一支，甚至连烟蒂也顾不上弄熄，结果，那闪着火星的烟头就像花瓣似的在他周围散了一地；有时，他胡乱找个什么话题，口若悬河，讲得眉飞色舞，其实什么内容也没有，无非是想借此排解心头的忧伤。我听到过一种说法：不论哪一对夫妻，只要经历苦难磨炼，就会变得更高尚、更坚强，因此在今世或来世做人，理当忍受火刑的考验。这话听上去有点似是而非，不过我俩倒是充分领略了其中的滋味。我俩经历过恐惧、孤独和极大的不幸。我觉得，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迟早会面临考验，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特定的恶魔灾星，备受压迫和折磨，到头来总得奋起与之搏斗。我俩总算战胜了那个恶魔，或者说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战胜了。

现在，那灾星再也不来欺压我们。难关总算闯过了，自然我们也不免受了些创伤。他对灾难的预感从一开始就很灵验，而我呢，不妨效法一出蹩脚戏里的女戏子，装腔作势地嚷嚷，宣布我们为自由付了代价。说实在的，戏剧性的曲折离奇，这辈子我领教够了，要是能让我俩一直像现在这样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我宁愿拿自己所有的感官作代价。幸福并不是一件值得珍藏的占有物，而是一种思想状态，一种心境。当然，我们有时也会消沉沮丧，但在其他时刻，时间不再由钟摆来计量，而是连绵地伸向永恒；我只要一看到他的